兩朝從信錄

兩朝從信錄卷之十

秀水　沈國元述

十二月乙酉

清理黃冊

四川酋倡亂

九月十七日永寧土目樊龍樊虎詭稱調兵至重慶聽川撫徐可求點發容受酋長奢崇明奢寅父子逆謀挾衆煽亂殺傷官民遂據重慶當時殞命者則有撫臣徐可求道臣孫好古駱日升李繼周重慶知府章文炳推官王三宅順慶府同知王世科巴縣知縣段高選等又有敘州府同知熊嗣先總兵黃守魁參將萬金坐營指揮王登爵等俱同日被害其科臣明時舉章臣李達重慶通判王天運猶得負傷踰墻而逃也至于左右執事一時伏尸遍地不可勝數矣大約奢酋之謀原非一朝故有謂一官責其三頭目各五板各兵側目以覷又欲

黔土兵之禍勿使氣因而效亂者四川道夏報有謂龍
等止兵七千月充一萬因撫臣點核比較汰革老弱乘
機倡亂者王工部家丁報有謂其因索餉額起悖逆
者石柱秦氏報皆未足憑而惟是言原調土兵若干復
多帶若干以來土兵入城聽點江岸仍擺列數千露刃
以俟城內砲響城外應之即將江口停泊商民亂砍亂
搶者此報稍爲可信此當日變起之情形也但開據城
之後城門或開或閉商民船隻順流而下彼亦不能禁
惟時時痛飲放倭笑歌徹外陛下亦稍
挈資以逃似此衆動賊之志可以見矣

遵義城陷

九月二十一日據四川遵義軍民府申報防守黎民營
千總官蕭有忠大壽營加銜指揮李逢陽等各報稱永
寧宣撫司奢崇明督兵到江門防又旋同伏在螞蟥江
劄兵一十三營鄉民逃躲等情又查得遵義縣渭水
阿六名孫日俱在遵陽同假稱守備同參僉劉星耀等
來催招新兵又有木瓜舟田堪余馬戶王壁生等百餘
人先以援兵投入宣撫司接遂會合作亂全係若輩主
謀搶掠居民燒燬房屋隨經該府通判袁任差捕擒獲

賊兵未至
何爲先去
守臣逃于
之議

逆夷犯人張向極何成龍一係生員一係吏承到官[illegible]
糾黨崇明欲發破遵義等地方併通同楊蔚為內應[illegible]
福招集舊民內接外應謀為不軌其應調援遼之兵命
夷目長官樊龍等押行崇明與策夷目羅象乾等將夷
兵半渡折回巢穴通欲乘機三路進兵直搗遵義亂機
已萌勢不可遏湖廣恐後奇報十月初三日戊時遵義
府署印通判袁任揭該府并遵義縣印務往貴州史按
臺案稱永寧宣撫奢崇明同子奢寅、調兵援遼重
慶亡命奸徒及播州餘孽等言伏土楊保齊民一時蜂
起附投送將沿海營哨殺擄一空遵義府縣軍民震驚
無措各自奔逃本職數次撫諭臣謀不依今本府知府
杜天培病故本道李仙品督兵援遼參將楊愈今全赴重
慶未回原有本道標兵二百五十名參將標兵七百名或
守城兵三百名因借充援遼去至十七見在數百名
隨本道遠出或臨參將赴重慶或送杜知府柩至桐梓
兵數全虛民無固志衙役全逃惟職一人籲天無奈於
九月二十八日只得貴印出城府項刻逆兵果至遂入府
城已是無人之境矣職強奔至烏江幸有本發都司許
成名并都指揮徐用賓等督領奇兵鄉兵把兵欲渡江
赴援遵義職疾呼過渡擄去船隻職方脫命前來等情

貴州史　定撥報

石柱宣撫司掌印女官秦良玉勤王時賊厚遺秦氏求其助兵秦氏斬使留銀進兵圍重慶郡陽撫臣楊述中奏聞

上諭兵部曰宣撫秦良玉圍城勦逆忠義可嘉并貴州宣慰司等司檄調協勦着會同該省撫按便宜行事

賊攻合州江津知州翁登彥知縣周禮嘉率衆禦之攻興文知縣張振德死之

時賊勢蔓延逆徒借逞人民望風逃竄戰守無一足恃納溪瀘州江安等城俱經燒劫興文知縣張振德勢不能敵遂同妻子自焚永州長寧樂昌隆昌璧山亦俱失矣合州翁登彥江津周禮嘉損兵堅城屢挫賊鋒其胆

同佐指揮籌畫、惟 臣 胞弟明屏、征播征黔、先立微功、近從
援遼蒙部札衘都司僉書、復差四川催兵抵家一夕聞 臣
與賊相持、孤軍進退無措、幸屏即續統領精兵往救諭城
要地似此一腔忠義。勤王圖報可嘉、伏乞
皇上勅下兵部、憐念忠忱所謂 臣 不謬、加賞叅游職銜、責令
分統司兵、獨當一面、冲鋒 臣 侄生員秦翼明、提調楊學禮
俱係文武全才、祈各一衘、以便軍前効用、庶人心得以鼓
奮會旦夕可平、臣 竊思世受
皇恩天高地厚無涯、誓滅此賊。以報萬分之一也、又據遂
寧商民傳說仁懷赤水遵合洲縣爲奔兵所破、長壽涪陵

百姓乘機自亂，草木皆兵。除臣一面飭復諭城，安撫鄰邦州縣外，俟有捷音，另行飛報。

上諭兵部曰，援勦川兵，惟行原領李仙品等押回討賊，候事平俟行敘賞。其賊情着陝西鄖陽巡撫官，差人偵探，不時傳報，餘着該部議覆。劉時俊既諳蜀事，使着與彼中應用。

廣東道董羽宸奏曰，蜀于諸夏為斗絕，北有劍閣，東有瞿塘，原是有割據之勢。中原一擾，輒有僻處自雄，李尤泥而封之者，在往代猶可言也，據蜀則去蜀不我。

朔幅幀四擴，蜀之外有黔矣，黔之外有滇矣，延袤數千餘

里差直當天下藩省五分之一而盡處上游秦楚江淮皆其建瓴而下者也蜀一失守無論滇黔非我疆土其爲中原禍豈淺尠哉臣因謂蜀患不滅邊患而救蜀當與救邊並急也。

蜀警告倦一時建議者或令剗封疆或情剔宗网或痛生靈之塗炭或嶼蛇豕之薦食忠形石畫義兄涕稱用泉羣集之嘉猷永撤不磨之令典

議重臣。

董其曰蜀兵卑弱撻伐難期勢必藉力于滇黔秦楚而一日無兼制之節四省之兵一日不能㩐也督臣可旦森發耶

木兵曰廷推總督已稱得人誰是駐劄之地居中調度應在東南而今敘瀘一帶半屬賊窠則控御之術宜取

蜀路策應

上游，廣慶一府，所關重慶，勢可比于建、延，而應成犄角，不難于及。覈此建節之集事，再計者，至督臣兼制四省，責任既專，事權宜重。是
皇上畀以寵靈，錫之尚方劍，俾得便宜行事，而提兵摯討，用赫天威，猶宜資其調遣。原調川兵，奉
命返旆，俱聽相機存發，毋繇中制。

孫之獬曰：牙纛虛懸，誰爲控御？今幸補撫臣朱燮元矣。塞上有夔龍，可以釋
皇上西顧之憂，但恐入蜀尋先，關報在後，地方仍虛無人可處也。宜星夜齎
勅印前往，即使在途已久，必令遄迷同任，相機撫勦。臣文武有所稟成，而地方得資其彈壓之望也。

又曰：川省無兵，不能不借兵于別省，遠者以鞭長不及，宜
勅諭湖廣、貴州兩撫臣，一提兵由夷陵、巴東，以壯上游之聲勢；一提兵于永寧境上，以作搗巢之聲援。二臣即于此應候代，不相妨也。仍
勅令沐國公提重兵于畢節、建昌境上，以候調援，并所掃蕩。又
勅安宣慰率麾下各軍，或擣其巢穴，或乘後邀擊，彼脅

松防二撫

秋叙

道

茅遠服世受
國恩當都有倉卒之變而不爲
朝廷効一臂之用必非情也仍
勅諭陝西撫臣遣標兵一枝于朝天棧上以爲防護守
送之資庶四路聲非而賊氣可先奪也
董巽曰蜀以棧道爲門戶門戶不通堂奧安得而有之
秦撫之出鎮漢中更一旅佐沔陽或任鄭崇以樹聲援
乃蜀撫節鉞原爲四省而建蜀之罷虛無州衛所並求
所撫
祖宗之法豈無有深意乎宜
勅令移駐荊南督發人夔兵馬如許州之役撫臣江鄂
提督偏沅事例庶楚蜀聲援不至隔絶而蜀之東南西
北首尾可以應繫呼吸可以通氣也
又曰道臣之設宜酌今日之聲首莫急于重慶次莫急
于叙州而謂閣去滿城止二百里三道皆有事地方一
日不可無壓鎮者乃叙如珂只國任率已奉命有日而
履任之期尚杳如也龍不聞報而裵足乎獨有叙州道
赫發近在龍安可備緩急耳急宜移文督促就道而要
之恐無濟也就附近揀才
宜破格陞補亦援計矣

議道府。

條之簽曰、今道府被裁者數人矣、中外另推、何時可銓、宜于本省府官中之有才畧者、即補道缺、佐二中有才畧者、即補府缺、知縣中有才畧者、即補府佐貳之缺、其有經緯長才、倉卒應變者、不妨破格録用、以濟危難、即銓司不能一一盡知其品、今督撫臣與之俾已入都矣、其于諸臣之才品、不啻燭照而數計、可一問而知也、

條之揀曰、今黔兵無餉無民、而又莫急于無官、即保寧接壤漢中、為西蜀咽喉、狼奔豕突、必戎馬蹂躪之所、兵突以來、郡守周道真、録土著修城隍、守要害、慷慨幹濟、聲勢大振、人心所恃無虞、旋聞撫臣擬移川東矣、守道又已疾陞矣、宜就近推補、以濟保障

議城守

條之簽曰、承平既久、人不知兵、雉堞單薄、誰是金湯、宜速下一
勅諭川省各官、今歲自布政司以下、俱免入覲、令府州縣正官嚴督鄉兵護守城池、即逐次聞

詔者，速回到任，異日賊至而能出奇制勝者，與嚴守有功者，俱從優論，遲者以失陷城池之罪罪之，不得以入覲在途卸責也。

議將帥

孫之益曰，今川兵作亂，土司在在生心，宜于秦楚黔近地方擇名將一員，統領重兵，鼓行而西，庶先聲所至，賊首寒膽，而不致之擾中原，大肆殺戮。

董粟曰，今之將蜀兵者，已陞遊擊，忿懟矣，而蜀所成都至羅塘，可三千里，時且有夷兵竊據險阻，可以一余懲遥制乎，宜併勅新設鎮筸總兵薛來胤，統領援遼川兵之逗留者，徑由巫夔直上忠涪，以防奔逸出峽之路。國初之平偽夏，何常不以兩路並進耶。

議兵餉

梁之棟曰，比閭皆編，必有一鄉一國之豪俊為之首倡，寧無有如合州程宇、鹿董盡倫輩，捐金號召，倡率義勇

而蜀口形勝，豹鳥云嶺之塹，得以扼其要害者，宜亟令本地將官士夫備能嚮眾戰鬥，擇全潑數與地方官參謀協力，請告者即爲超陞，罷閒者起用，與監生員皆分類優異，而素封之家，亦令捐資助募，即與之以千把總等職銜，以示鼓舞，則城自爲守，人自爲戰，必無逃避而就近州縣互相應援，烏合之眾豈能堅壁以老我之師也。

兵屯軍

係之益曰，守巡兵備官，及各衛所官，俱各有城守之責，民兵壯勇，衛所屯軍，令星夜查核，補足原數，于之器械，作其忠勇，令戰則勝，守則固，雖是臨渴掘井，而救焚拯溺，舍此無策焉。

之兵千民 是御于賊 以衆

梁之棟曰，益州人民，利罹兵燹，有流亡在道，啣心泣血者，有父兄子弟佗傷者，驚悍之民，誅財物擄婦女，不甘心叛亡，即散爲盜賊，猶當嚴令郡縣官，照舊起兵，簡其丁壯膂力并家丁強悍者，編爲隊伍，州縣官即動徵收錢糧，常加賞賚，倘有膂力機警之輩，或命爲十人之長，百人之長，特厚其糧糗，果能驅集固守，事平之日，破格獎賞，仍分別蠲免，以酬其勞績，如值災荒之例，[illegible]免一子弟，不輕去其鄉，而思亂之民不爲賊用，而我乃收一臂之力也。

蠻兵則兒有請衛土副都兵發馬載歸援兵清色而餉則推揖諸帑一項過者復逸其何以主當兒戲乎又川江防為江淵著

董槱曰蜀自徵取夷兵絶無一毫帑金之發藩蜀府庫僅括三十餘萬支撑不給而變起矣按臣嶽中謂榮昌等縣一空不但以府庫委賊而諸藩其復有長物乎成都所調松潘威茂等衛想已集二萬人而秦良玉之趨長壽而仗土沱者當亦不下二三千人也帑發而遲遲不解何不鑑前車之轍而為此逗遛矣宜急遣賢能官以帑金二十萬為兩路以三分解赴成都以一分解赴巫夔急餉軍士毋俾脫巾可也

議防守

貴州巡按史永安曰黔與遵又地界密邇烏江之險可阻敵兵之來而湄潭甕安餘慶黃平龍泉一帶賊可長驅而入萬一勾連七寨兩江之苗如虎傅翼黔之大事去矣即今把守烏江謹防湄甕非兵數萬不可而川餉二萬八千金沉没于重慶僅餘楚餉除解到者用盡將到者止一萬二千金倘漢土援兵四集不足以供一月之行粮是時無兵則憂賊無餉則又憂兵

湖廣按臣舒　曰禍中于重慶則荊岳急中于遵義則辰沅急適分守荊南道劉澤深以領表入會城隨會撫臣檄領歸州而以江防道移駐江陵聯絡策應相機

防倭。一帶江城，嚴行申飭，撫州知府熊秉鑑具揭按臺云，薛游擊帳前勇士僅一二百人，其親兵一千，近在襄陽，或可呼之即至。又有夷陵州教師孟希淑者，亦募壯士百餘人，願隨薛將軍滅賊。一得台臺號令，彼即鼓行而西。此非爲我守歸巴，直爲蜀平大難耳。卑職竊見此人勇而有謀，士樂爲用，號令嚴明，必能成功。其其所携餉共一萬有奇，盖帶至山海關支前隊者，而工部主事之銀則所以餉奢兵，今即以餉奢者滅奢，條爲直截。但須台臺知會兵工二部，一面支發，似亦無碍。至于守禦之策，卑職力所能爲，若已畢力爲之，其不能爲者，若尚俟本道移鎮具詳申請。大約目前吃緊之着，則自巴東歸川夷陵宜都枝江松滋以至荊州之沙市，在在有奸人，日日有偶語，其州縣正官除松宜原係裁減衙門外，恐歸夷巴松，盡當免覲，萬一蜀不即平，他日征調紛紛，俱由此路，誠有一日不可缺正官者。

議賞罰

本兵張鶴鳴曰，夫郡邑守令，既任專賊叢，當死守，乃自合州江津而外，爲遵義之責任者何比比也，烏合賊衆

未必遂能陷賊而城先自陷効死勿去之義諸臣獨不聞乎周體嘉翁登彥危城獨任應行飭令撫按從優獎勵仍聽吏部加銜重用張振德死難自焚應聽該部郵錄其餘逃竄諸臣併乞

勅行督撫按臣查勘情形分別論罪

議賞格

本兵又曰重懸賞格如有擒勦逆賊者不吝萬戶之封脅從投獻者許開一面之網庶衆皆敵愾反側歸心奢賊其爲釜魚乎

上諭兵部曰土舍承襲地方官因循陋規大干法犯着嚴行禁革違的巡按官參奏重治水西屢從征調効勞安位着即與承襲各土舍宋嗣殷等盡行催襲不得稽延○總督張我續提督川湖雲貴四省軍務

上覽吏科甄淑邊情疏論兵戶二部曰這本說的是封疆
大計豈容意見參差經撫共肩重寄着遵旨實心協謀督
撫道將相機戰守本兵調度兵將居中運籌共拯危疆如
彼此偏執內外推諉致誤事機罪責有歸戶部專司餉
尚書并總理糧務着及時商確料理毋致軍需匱乏
祁伯裕爲南都御史
原任禮科都給事中張貞觀男張鎮比例陳情乞表幽忠
以光
聖孝
旨貞觀在禮垣以國本未定疏語犯上忤旨爲民

贈恤遼瀋死戰武臣

張神武贈都督僉事。蔭陞三級。楊宗業贈都督同知。蔭一子。本衛正千戶。梁仲善。贈都督僉事。蔭陞三級。俱從祠祭。郭有光。復原職。贈二級。蔭陞二級。劉芳馨等五員各照本職上贈三級。蔭陞三級。曹登爵等三十三員各照本職上贈二級。蔭陞二級。張邦等九十二員。各照本職上贈一級。蔭陞一級。丹見龍贈指揮使。李何彭卿。彭應勝。彭和丹。各贈千戶。俟世祿等。依擬。

吏部尚書周嘉謨奏言老臣夫 國身輕。犬馬戀主情重。敬陳四則以祈
聖鑒。一曰顧養
聖躬。二曰培養
聖德。三曰責任輔臣。四曰愛恤人才。

人綵何等　敢劃

上嘉其忠愛

禮科左給事中周朝瑞請儲才以應急需疏曰臣荷

皇祖多年培養

先帝一朝錄用因言忤　旨彼時

聖意雖未卽怒然　臣已自甘斥遠不踰月

皇上龍飛御極新　詔首復　臣官此其　國家二百四十

餘年未有之遭逢非常之奘合臣感極涕零益

思報國是以每憤

朝家多故嘆人情偷安心切救時凡有可以安社利　國

家無毋不披何暇顧忌不諳事體誠有如

明旨之所切責然猶薄罰示懲
天地同容臣清夜捫心不知何以得此于
聖上半月來反躬自訟日求其無忝言責以仰答
殊恩于萬分竊思諫官以言爲職舍進言別無可爲効忠
之路臣安敢因言未投機遂懲此以言爲戒乎且今天下
事千差萬謬臣雖欲一一言之當從何處言起惟此時疆
埸大患終莫急于妖氛正熾剪滅此而朝食力尚屈于不
能厚備之而全制之局亦禁于未定賊之滅早滅晚專看
我之整頓遲速而當鋒戮力又全籍有一班急難之才近
見廣寧巡撫王化貞題監軍道僉事馬紹芳忠病一疏大

約謂紹芳去而殘遼餘氣亦甚憂其接續無人是遼臣今亦慮及之而臣慮此則非但今日始矣居恒私議除在遼受事諸臣外試詢其再有誰堪經撫誰堪按道方今舉朝搤腕共嘆乏才若然則須是目前一鼓殲賊事無中變人狃故常而後可設使賊滅難期而天意彌深人謀不及直至遼左需人乃始倉皇驅馬于水濟舟于陸不惟誤國亦且誤人以臣之愚度之天下畢竟有才不用何至欲用無才在人主知所以招之耳上古不云乎夫用兵之要在崇禮而重祿禮崇則智士至祿重則義士輕死臣謂方今在廷諸臣師師布列其遂無可備經撫按之選者

皇上宜勑當事先事識別破例儲畜務必有以繫其心使之戀

聖主禮祿之隆而不能舍勿仍循資濫擢官思擇便才願投閑即至事急容有不得已而生搶拮提以往乃人言且動沒其忠

皇上復不憐其苦未鼎袠帽之須一任謗書之積又何以慰勞臣之心而鼓豪傑吞賊之氣乎若夫在外分符諸能吏自藩臬以至郡邑其于戢寇安民頗多經歷窮情殫變路熟車輕苟官不敗于垂成智必優于排解今當大計之年總覈國之人才盡集

闕下令先勅各該計吏諸臣于入
覲各正官務隨時隨地廉其根基審其標表察其局幹耳
目可備緩急者藩臬知府中或七八人五六人州縣中或
二十人十數人俟計事既畢其在藩臬知府處以符問京
堂其在知州知縣處以各部主事但問勁質長才勿限明
經一榜夫摧以不次人不難割所愛以從而重以　廷推
人又欲竭吾才以副視夫倚于造次羅之以風影其人之
或得或失直不啻星淵懸也以當一面之求臨事之選臣
固知其倬有餘地矣然業已薦之京堂儲之部將原劇丞
亂非取養尊如要害之需才時尚未及京堂宜任之練兵

營騎督餉視師但憂隨試不效何愁大用無時部署宜用之戶兵工三部或資其心計理財或假其前籌致勝或因其巧算苦思收堅甲利兵之益如是則管理新餉監造盔甲與夫藏方郎亦不患于偶缺無人久之眾各有成績可觀不妨優以內轉斷不至旁開倖竇俾諸臣務得緣是爲速化之梯京堂謀陞內地巡撫部著謀改各省銓部一番鼓舞祇以長異時躁競之風人言奴酋爲催官星不誣矣當事可不熟慮于先而預防其漸哉至于山中被

召諸賢如鍾羽正趙南星熊明遇李邦華等峻節通才人既仰其變化已亦須趁風雲一出而表儀寮寀界限華夷

正宜傚霆凌霜勿復較長論短徒令知之者起有心閉戶之疑不知者業張盜虛名之誚即所以自為貲直無見[illegible]

如范時

冲聖何猶宂

特勑該部急催到任以無負巖穴之聘共佐　國家之急者也聽此久遯幽人本是濟川舟楫然亦有感于遼撫[illegible]

求遐想邪華而速棄及之臣一念報

主葵誠忠心難昧故復不禁諤諤倘蒙

聖明裁察稍化拘攣用襄維新立　勑衙門議覆施行真

祖宗有靈天下大幸臣不勝激切之至奉

聖旨時事需才着該部加意訪用鍾羽正等都着上緊催
來到任不得任意挨延
纂修實錄禮部尚書翁正春等
纂修玉牒禮部左侍郎郭淐等
太僕少卿劉時俊賛畫川湖雲貴軍事
廕馮琦劉岌先各一子入監
遼原任遼撫李維翰
元輔葉向高祇謁
定　慶二陵還恭進詩章
止宜付史館

血正直言忠無兩可

遼徵

御史江秉謙直言天下所最急最重疏曰遼左僅奴一事
祖宗之金甌視爲安危都城之心視爲離散草澤奸雄不
逞之徒眈眈視爲動靜而我
國家兵餉全力亦盡萃遼左無餘矣此其托于經撫諸臣
者何如干係而
朝廷之上或以意見爲愛憎以愛憎爲低昂又或以含糊
爲兩可以兩可爲責成乎乃又欲吐胸中憤懣而緘口者
三經撫議論不合幸奉有會議
明旨矣敢直言以佐
廷議卽犯時忌不顧也

皇上再起熊廷弼授以經畧假以節鉞不啻曰疆場之事不從中制乎而數月以來經畧若不得措其手足展其尺寸呼號日夕辨駁疊至其執爲題目者日惟曰經撫不和王化貞欲戰熊廷弼欲守耳夫廷弼非專言守謂守定而後可進戰也化貞銳意進戰耶戰勝而可無俟守乎萬一不勝而又將何以守也此其事勢情形夫人而知之而又欲一陞之于九天無一言不聽從一抑之于九淵無一策令吐氣其貞盡無心知不明于戰守之說彼原不從戰守起議但從化貞與廷弼起議耳夫廷弼所稱爲經畧節制三方者也則三方之進戰退守皆當一一聽其指揮一一

聽其部署乃化貞欲進則使廷弼隨之而進化貞欲退則使廷弼隨之而退化貞之倏進倏退則又使廷弼進不知所以戰而退不知所以守是化貞操節制廷弼之權而經畧未嘗有節制三方之權也是經畧爲具官稟成則無權坐罪則有主

國家亦安倚此經畧哉故今日之會議非經畧不和乃好惡經撫者不和也非戰守之議論不合乃左右戰守者之議論不合也章疏交上之時

皇上明發一旨曰朝廷既設經畧廣寧戰守悉聽經畧節制如不効則罪坐節制者臣意廷弼亦習知兩河東西之形勢狡奴出沒之虛實必殫心經營化貞果忠于謀

國家必自消其意見共與商確有何經撫不和戰守不合

而紛紛煩

廷議爲哉若夫會議之指臣有以揣之矣意或搖于誑廷

弼之衆而前日旋罷旋僨恐蹈往轍意將信乎須化貞之

口而空言之用虜用閒未必收功只得付之九卿科道會

議目前可以藉口異日可以卸罪也臣以爲首輔

三朝元老一腔忠赤自矢以遼事出躬請無不竭仰

宗社無不加賴衆見其有見于廷弼之可任而遼事之不可

無廷弼也則宜明告

皇上以閫議自有獨操不復分任之而旁撓之使之一籌

莫展果真有見于廷弼之不勝任而遂事之可以無廷弼也則宜明告

皇上以秦績別有奇才不必陰棄之而姑存之使之百矢交集若猶是兩可含糊勢必兩有所掣肘而安可責之成乎竊恐轉眼凍解春則虜騎長驅備禦無策手忙脚亂兵將之耳目不一口外之人心動搖此時再議又晚矣當茲東冠西援之際

國家能堪幾番會議哉嗟乎

朝廷之封疆莫以供睚眦之報復數萬之生靈莫以佐偏私之喙惜指揮徵調之兵馬莫以快剝戮之屠物劾忠毅

力之世界莫以長門戶之葛藤臣于首輔有厚望焉臣非
不知附和可以養交緘默可以無咎而獨恨明明利害明
明是非前日不鑒而有今日之敗壞今日復不鑒而釀
國家指日不可救藥之禍豈不痛哉故不禁其狂愚至此

伏惟

聖明裁察

九卿科道會議得遼瀋未陷以前皆戰不成戰守不成守
往事不可追矣就今日論離守難以言戰離戰難以言守
執守之是而非戰執戰之是而非守皆不知兵機者也主
戰主守經撫二臣議論畧見參差然勢有緩急着有先後

言戰未嘗忘守言守未嘗忘戰二臣之持議不惟不相左
而且相為用矣撫臣身任危疆支撑數月虜馬無一渡河
者不退怯于遼瀋方失之時豈退怯于兵馬既集之後經
臣奉
詔特起非常之寵前代所無
君命既有專屬每事俱當責成譬之同舟而遇風波未有
不同心共濟者二臣安危相倚是必協力臣等何容輕議
續接經臣守事分撥纔定戰事收拾難遊疏布置周詳防
守鎮密經臣有畫撫臣未嘗不從伐異為同此事概見臣
等正奉

旨會議開、于初七日接經臣手書、內稱進兵之事、而以鎮
將人馬甲仗糧草件件胷中打透、不過、不敢不避疑自沮、
即撫臣亦見河上西寧兵將、存劉不住、撤退而相與議宗
無復進意矣、三十日以病愈閱城、忽接其書言率兵取海
州、辭意甚決、蓋鬧回鄉鄭明經等之言而又動者也、咨令
人詢下書者云、撫臣明日即往河上、當是時人馬皆發、已
是着一商量不得、即援筆作書、不必相沮、而第勵以慎重、
鬧以做法、仍遣中軍官往請指揮、以便策應、雖身邊隨帶
兵馬不過三四千人、勢未能前、而亦不敢不步步趨趨隨
撫臣而後也、或謂毛弁能以罷兵殺奴衆二千餘而不能

以一卒走河西通消息能先期報與安勿拘寒暑而不能
臨時約日期定策應此中之故殊有可疑然撫臣絕不疑
且與各監軍道書曰即有不利不過殺傷相當必不敢復
渡河也以示此身一東必不復西之意于是乎始服撫臣
當機之勇非弱所能彷彿其萬一也關係進取不敢不責
以密間往復書稿併錄呈覽等因項之撫臣貽書並至併
經撫往來回覆書俱封進臣部牛庄亮子淸海州等處進
兵防守堵截等事密議分布各次序臣等不敢瑣瀆
聖覽其毛文龍殺奴衆二千未有的據臣部亦未敢據報
彼中進取情形定于呼吸着一商量不得有私阻遏之勢

經遼難
一論如兩
不並棲
門

强敵在前須專心并力以圖制勝今日之議含責成二字
道無由矣至于高出胡嘉棟原係經撫共薦業奉
明旨責令竭力建功贖罪姑容使過以望後功臣等又願
在遼文武諸臣勿惕戚而口諾勿匿心以面從見在器械
細細整莽見在糧草源源接運一心以佐經撫勿兩可以
啓紛紜人心合一勇氣自倍奴酋可滅而河東已失之疆
可復矣伏祈
皇上嚴勑經撫齊心協力料理戰守如河東果可進兵大
兵渡河經臣即多方調度首尾接應如虜中間諜未真前
隊未可輕發即仍前畫地分守申飭功令務須鄭重以教

萬全建功之日亦體陛賞臣等恭候

勅旨遵奉施行

大學士葉向高上言爲

廷議紛紜主持無力懇遂愚見以備

聖裁臣鉛槧書生不知軍旅頃者扶病出山每告人曰今

邊事贻勤支持未易使我廣益集思羣策合羣力以御

國家之急此所能也若運籌制勝料敵設奇指授閫外之

方畧算無遺策則不能也初聞遼陽之變人情震擾即京

師士民亦多逃避而巡撫王化貞與時方爲道臣獨能從容

鎮定使河西不至潰散心竊壯之未幾聞熊廷弼經畧之命

見毛文
册報士
歷云宗
殺海收

眷禮般隆，則又竊意，以為
朝廷委寄之重如此，廷臣才又足當之，遼左必無慮矣，惟
推時議者已慮經撫之不合，臣 曰不然也，同舟遇風則吳
越可為左右手，矧二臣共事地方，成則同功，敗則同罪，毋
論封疆利害，即身家禍福亦彼此共之，安得不合，其後見
章疏中稍有形迹，臣 亦以為小嫌耳，何至于參商，惟毛文
龍鎮江之事，撫臣以為功，經臣以為罪，意見大異，臣 竊謂
此不必
國家費數千萬金錢，招十餘萬士卒，未嘗損奴酋之分毫，
那是功
而文龍以二百人擒斬數十，功雖難言，罪于何有，以為亂
三方布置之局，則此局何時而定，以為貽遼人殺戮之禍

拾人心[illegible] 復[illegible]士一 惟[illegible]宜從 事未見[illegible] [illegible]實[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令 其[illegible][illegible]北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接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不[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龍 [illegible]也何[illegible] [illegible]以[illegible]勒 [illegible]使[illegible]動 亦[illegible]王[illegible] 斯要[illegible]龍 不執其外 天下事當 與天下[illegible] [illegible]必事盡

則前此遼人之殺戮已不勝其慘豈盡由文龍故文龍之功罪。可勿談也。受事以來即移書二臣力勸其相與輯睦共保危疆而微臣不足感動心甚愧之然私心願望終欲二臣之歡好不敢有一毫左右袒于其間即項者言官論高出等逵或有爲　臣亦以爲非曰如此則廷弼不自安矣近見廷弼有分布防守疏則甚喜爲擬

旨稱其有次第又于朝罷告九卿諸臣曰經畧此疏甚佳遼事有着落矣諸臣皆同聲以爲然越二三日廷弼又有書聞毛文龍殺奴防守兵三千今巡撫往援當進至廣寧爲之後繼臣又甚喜曰如此則經畧不惟無嫌于巡撫而

己成功盡 已立于

且無憾于交龍遼事亦可為矣論之諸臣亦皆以為然以此見人情之于經撫非有厚薄但欲其同心并力為遼左計耳而南北言官屢有條陳皆以經撫不合為說臣與同官商確議以言者既多若全不照管殊非事體議擬下廷議臣向者見朝端有事輒下廷議心亦為非惟此事重大不敢以冥冥之見輕為臆斷意俟議上乃可酌處耳而言者試臣謂目前可以卸尸日後可以卸罪夫人臣處國事而以藉尸卸罪為心則不忠之大者也臣見漢史述趙充國平西羌以為魏相能用充國亦充國亦自言兵難遙度願至金城圖上方畧而其時廷議亦多異同最後是充

化自不肯受廷弼節制經略旣不肯受化貞節制畢竟使關係□抑心不之人持任一堀做事亦得成沿

國者乃十人彼何常廢廷議且充國雖主屯田惟時辛武賢亦竟以力戰取勝夫安知羌之破散武賢盡無功乎今使廷弼能當充國臣亦何難爲之主張且留化貞以爲武賢亦何不可者惟是廷弼之與化貞作用旣殊而欲化貞受其節制則舉朝之人皆以爲難行臣之同官皆爭之甚力豈臣一人所敢獨任臣嘗見前代奸臣妬功嫉能敗壞國家如盧杞秦檜之流心甚痛恨每讀史至此輒爲掩卷如使阻撓廷弼以自爲藉口卸罪則與杞檜何異今日不畏言官他日獨不畏青史耶頃與同官談及戚繼光相與咨嗟思慕願爲執鞭卽具疏請追錄其功

皇上亦以爲然傳諭擬

旨下部議覆矣死者如此生者何如區區愚衷但以年來征兵轉餉民力困竭若遼事久無結局則内變必生恐其禍不止于蜀也曾舉趙充國策與經臣籌度而經臣謂屯田必不可行不征兵不轉餉必不足以平遼此 臣 之所爲過計深憂而不敢力主者也 臣 病昏遲觸事憒憒其不能主張不止此一事徒以受事未幾未敢言去然其伎倆智能大較可見不去亦終無益伏望

皇上下 臣 章共部斟酌如遼事可以專委廷弼則即申飭廷弼將吏一聽廷弼之節制不得分其事權至于毛文龍

事得下兩辯之日經臣亦未深信須彼中確查如其果真則二臣仍當督率道將合力救援不得以人言推諉自失事機此又臣之所惓惓而厚望也統望

聖明裁斷施行

附經畧熊廷弼揭塡閱報見閣下葉老先生廷議紛紜疏內一段謂年來征兵轉餉民力困竭若遼事久無結局則內變必生恐其禍不止于蜀黔衆趙充國策與經臣籌度而經臣以屯田必不可行不征兵不轉餉必不足以守遼此臣之所爲遼計深憂而未敢力主者也臣老病昏遠觸事憒憒其不能主張不止此一事云云若謂屯田一事職不由其主張然者讀之不勝惶懼查葉老先生原書曾引西夏事未曾舉趙充國策籌度也時恐仰試元老愛民愛國之盛意亦將地方情勢悉心籌度其所以不可行不足守之故而後作書還答以付劉問今往復札俱在也若謂屯田必不可行不征兵不轉餉必不足以守遼但

二付之精神元氣定當閫外之寄者行之宇而治臨以
不任之罪易易耳何處不能主張之有惟省褒王東里
諸君嘗効職不用遼人不肯屯田以天下僥倖
君父兒戲爲職罪若不知書中所以不可行不可守之
詳而但想必不可行必不足守入宇爲日後再復一層
公案設內帑一生而職不知死所矣漫將原書發抄與
海內共質之業根公來書云永敎遼事未可議自是確
論即垣部臺省不能易也今撫臺已歸想此念亦冷惟
是明歲之事須當講求三十萬兵勢必不能集海內坐
此騷動已極若征調不止其禍變恐不但蜀中即使保
得廣寧復得遼陽而天下事亦已去矣且今廣寧之兵
已十餘萬而在事者僅以爲三萬可用然則此三十萬
者即倍而六十萬猶以爲未足也門下試細籌之
國家物力果能辦此否歷覩史冊一隅有亂亦止于一
隅即孱弱如宋以元昊之強闢地萬餘里帶甲數十萬
然其所蹂躪不過西陲數郡而已天下宴如無征調轉
輸之擾也今奴酋雖橫其勢尚未及元昊而海內糜爛
決裂一至于此果何故耶惟生在政地時門下按遼言
屯田之利至爲詳悉屢勤
明旨褒加獎許

神皇之所以知門下或亦在此此後經畧其地全不識及又何故耶即云開鐵清河諸處逆賊不可耕然全慎海蓋之區同其宰也何以一粒一粟盡仰給于內地泉用兵而盡仰給內地未有不敗者今毋論奴能凌河能尅我廣寧但使盡三岔爲界隻騎不侵而每年千萬之餉從何措辦不義而我已困矣夫人身癰疽爲毒誠足傷生乃善治癰疽者必節宜其營衛調護其元氣使毒去而人不傷若但用金石克之剤以取効于一時曰我能治癰疽也不知癰疽未去而腸胃已先裂矣扁鵲倉公寧不計及此哉頃光祿何公深爲此慮上書欲置遼陽專守廣寧有能守者則不愛茅土之封談者輙以其棄遼陽爲非然使做其意而行之有能復全遼者即令世守其地如黔國之于滇市稅田賦山澤之利盡捐與之俾之專力捍奴毋累四海內庶幾有息肩之日乎奚風壯猷如門下亦豈有意于此乎此亦書生之談未必有當聊以質之高明至于大札云千言萬語總是經撫之不合而此中紛紳千思萬想只望經撫合經撫合則遼安不合則遼危其關係甚大想其不合之故只在不受節制之一言生亦遺書力勸之以聽指麾于門下矣更望門下深念封疆之計舍短取長共濟此不世之勳

業毋至于兩敗而俱傷則天下幸甚辱在夙愛故盡言無隱倘怨其狂愚而終教之猶生之幸也職同書云頃承選示諜以遠東用兵發動海內為憂欲要加黔國例捐遼之例俾人世守其地專力捍奴毋累內地此寧邪之至懷而周圖之長計也反覆籌之將已復全遼驛賊毋巢而恐其不能卒涉也俾世守以捍奴乎抑就今日而言指河西之利專河西之力以捍奴而掛果內地也國初遼東官軍自食其地後人民掠盡屯權荒廢雖有租賦搭放軍餉健存原額十三緣有灘稅僅供官役稟料公費與撫賞之用而毋仰給度支稍額民八十萬馬價入九萬撫賞十餘萬未有餘利可捐而予也元吳雖擴而我所據守逆原秦屬環蔡諸州郡皆生齒財物殷盛之祉其人皆中華因結而無二志以此自足抵當而天下晏如無征調轉輸之援遼東三絕地也自秦漢以來止設督護羈縻未著版圖後且淪入夷狄千餘年未有歸於一境如此其久者而氣數循環或自有盡是謂天絕四面削遺三千餘里皆虜皆海隧關外橫亘千里與內壤相接加筋繫贅尾于身外而極難收援足謂地絕其風習性情與虜相狎循役刑急則怨言而廄隨虜去是謂人絕是奴變以來譁不為以遼守遼之說周巡

撫疏主力行而不效李如楨自請往募而不效劉國晉以逃而不效今惡撫雖募鄉兵一萬七千有奇半多孱弱每人月食三兩養如騎子纔一遣往西寧鎮武設防而棄甲馬以投河東者屢屢見又生齒絕少料民趕牛且苦無人而何況兵馬其不得不徵調于內地者勢也軍中所需鉄鉛煤炭觔角糸鐵竹木一切物料以及各色匠役河西一無所有至于米豆食物向多仰給河東而此路又斷矣屯田之利按道時曾詳言之此太平時也故經界其地開鉄沽撫諸處道但迫賊不可耕且皆爲賊所有金伏海蓋之屬雖甚寬然向來不受虜河西閂鉄遼瀋者往往依之人稠而地磽又重伏山岡不似開遼平坦有可耕之地見住者且阻山而種何田可屯而遼陽地土見爲民種又未有奪諸民而與軍屯之理先是時瀋泰與賊對壘僅六七十里即撫鎮道每馬隊五正內探一隊總領放牧亦不可得何況屯田誰是三岔河以西三百餘里土旋可屯而且無對壘之危僅有岔狩夠具題責成撫道行之而撫道皆以額軍已少不誌屯房綦又無人應募留援軍屯而每歲支餉廿餘所出不足發所食議逆止蓋按遼時額軍月止二錢五分後三錢[illegible]

分故留屯半以食半以佐餉爲有利而今且人人食内
餉有凡支二兩外者時固不同也今三岔河與賊對壘
僅隔一衣帶水而以西荒冷又不得屯矣其不得不轉
輸于内地者亦勢也夫不復全遼斯已矣如欲復全遼
定借内地徵調轉輸之力不徵調不轉輸而欲措河西
之利專河西之力以復遼而擇奴恐衅范再生黔國復
出亦不敢任況黔國之於滇亦是全用中原之兵能平
定其地而後措滇之利以世守之非先妥滇於黔國聽
其自馭自守也光祿何公所上書慮深見遠而特以欲
罷遼陽專守廣寧之說慈員語漸爲言者所駁不知能
專守廣寧者即能全復遼陽者也若沿河設險抱因内
護農田以培其根本外伺釁隙以圖其機會三五年間
必有一段光景可見何公之意正可做而行之耳初見
賊氣甚惡人人齊憤急欲滅此朝食故兼三方齊進一
完俱完爲不再舉之計免得零砕延挨費反大是其設
登津兩路者非其爲賊能海上來也謂舟師渡海牽制
俾廣寧一舉成事也如目下兵餉必不能應手而三方
之設無用其若逐議裁而歸幷廣寧一路爲持久之計
則山海兵馬亦可半裁通計可省兵餉十分之四而存
内之得以少紓十四之急豈非審時度力酌標因本之

議而但以今日之情勢揆之恐決非
沖聖所能獨斷賢相所能久担科道所能靜聽而外亦
非令撫所能幹濟還
國欲殺之孤鄰所能更端而議也即揭亂談以復明聞
伏惟台臺裁示若經撫不合之故豈只在不受節制之
一言實是意見作法有斷斷不合者若但不受節制而
苟於事體果能據而相成正是大有所合處雖不肯相
量而行而衙猶重護奉封疆以從敢有左遲于其間哉
遵惟台臺
鑒之不盡

以左都御史張問達為吏部尚書鄒元標為左都御史
贈原任大學士高儀少保廕一子中書
贈講臣郭正域太子少保廕一子中書
賜蕭良有祭葬
禮科左給事中周朝瑞奏曰臣聞自古天變惟見諸星者所

懇切之詞

又從使行

日無光

關最大日君象也非弗集之辰忽失其著明之體天之示

異如此有不待瞽史重占而知非吉兆卽君臣動色相戒

尙懼不能挽赫怒之威救釀成之禍顧可泄泄然冀其不

十二月十四日日暈

應而居若故常乎 臣 于是月十四日早起看天便覺風色

風異

黯淡不類常時猶意冬月晨霧未消𣋠暝固所間有迨時

月向午日輪上在中天而光不射目 臣 因凝睛觀之但見

霾變

日上恍有一物其體可比日大而混沌無光伏壓日上東

西靡溢非煙非霧如蓋如吞帷風揚沙一坐濵濵通天皆

赤 臣 審察移時不勝錯愕竊思太陽除在雲中再有何物

可奪其照大雪連朔厥氷在地卽撒風怒號而久陰沙重

撒起爲難乃須臾之閒紅日無光乾坤失色事出非常變不虛作　臣非天之史亦何暇遠索厥徵然如此之類常蓋得之目睹屢有試驗矣　臣憶奴酋發難在萬曆四十六年三四月于時天每飛塵日常生翳視昨十四日之變毫無差別未幾而撫順報陷此一驗也至四十七年之二月邊又四路進兵一日狂風大作拔木發屋半晌雨止當晝舉火較之昨日天日頓晦亦大畧相同未幾而王師覆没殺戮更慘又一驗也如今歲之春無日不風無風不霾人終日在天日之下而杳不見天日者殆一兩月天地晝昏亦宛然昨日風烈異常未幾而河東淪腥氈赤子攢攢鋒刃

風因凡三驗柰何天不悔禍而風霾日暈之變又譴告于
東西交警之時臣意
皇上見此天變不知當何如兢惕而臣下食
君之祿亦必分
君之憂乃數月來靈臺漫無考振罔無解于尸官
皇上以體天之心爲心天變如此若罔聞知而濟濟官僚
方且笑口如常計謀依舊大臣比肩擠難臣工傾擠不協
和小臣呼類尋隙估權恃勢不務節義各圖快其私心不
恤斷送
皇上之天下今日廣寧逬而近郊關一有不虞再無退步

祇恐禍成不救召此天戒有如人不畏天憑何感格願
皇上鑒此陽德非常天變非小屢有徵應禍患不輕省躬
慮敗虛已求言并
嚴勑內外臣工盡化陰私共圖濟否無復仍前借徑貪頑
甘心誤國更誅責欽天監官今茲天日睛瞋有目共睹爾
屬職司何事一任昏迷既干先王之誅宜按後時之律人
心大槩知儆天意庶幾轉移　臣感此屢試之天威未必今
番不驗念念成灰言言皆血豈
皇上自為金甌計乃不殺干小臣之忠為
皇上計而尚可容其戲豫耶在昔聖君首稱堯舜當時大

此論出忠義據古日月

風爲妖洪水作孽故至今有十日並出之紀有九年不見
日之傳二君不諉爲適然之數而克謹天戒再舉諸臣亦
矢鎮承閒用能撥亂反正終保無虞矣
皇上倘有疑于言官之入告亦屬張皇
先皇帝曾命諸臣輔
皇上爲堯舜之君矣何不立召諸臣而一一問之
史官董其昌奏曰臣聞齊式怒蛙勇士爭赴燕收駿骨知
者輻輳以二物之微猶有伯王之資地況忠義奇杰奮不
顧身之士立功于萬死之場槁目于無援之路而弃之以
快敵疑之以資奴此行道之所咨嗟愚臣之所扼腕而痛

流涕而道

國家惜也。臣伏覩奴酋發難以來河東世將望風投降反戈內向蕩我疆圉百姓莫不剃頭乞命我之師臣與各道臣弁逃鄭重經畧三授尚方劍加設撫臣沛發內帑竭天下力以供方虎之所指揮竟無敢一矢東向者而兵亂于內疆促于外梟 朝文武百官莫不變色相對設曰無將無兵臣竊惑之豈遼東數千餘里無一忠義四海九州之大無一奇才異等之士超距投石之勇堪爲
國家吐氣者觀前後郎報南衛鐵山諸處遺民猶肯徒手保險死不降奴號天飲泣以待王師又幸有毛文龍者持孤劍穿賊中與其家總王一寧等設計盟誓以二百人

典正論

鎮江擒逆賊佟養眞等獻之
闕下且不費　國家一把鐵一束草一斗粮立此奇功當
時登撫若肯疾速策應脊以器械衣粮使之收拾殘民立
成一軍時出撓賊凡諸陷賊之人必有思漢內應者豈非
制奴一奇策耶奈何信王紹勲之偏私猜曰先發爲恨一
不策應坐令孤絶又虛誇塘報破壞功臣　臣竊傷之以爲
文龍不幸既隔于奴又隔于登萊無生文龍矣今回鄉人
又稱文龍于前月中設計殺奴賊二三千人奴令李永芳
佟養性以車駕砲往與文龍爲難又放還朝鮮人約共縛
之當事者以文龍無的報恐回鄉人爲奴所遣以誘我猾

文龍危矣
言矣

賊多計其事誠不可知然使實有此捷而望其來報則事勢之至難者何則奴既絕河東之路紹勳等又讒妬其功惟恐文龍不死茫茫大海何處可得達乎 臣 愚以爲文龍縱無後功但以鎮江一事觀之此眞奇俠絕倫可以寄邊事者

陛下試問滿朝文武從來有大將不費一鐵一草一糧而能立功如文龍者乎有能置身四陌之地孤絕無援能當忠義孑遺感發成功如文龍者乎如此膽畧夫豈易得使今有三文龍奴可擒遼可復永芳養性可坐縛而縶之鼓下矣且可就遼平遼鼓舞殘民用其必死之心鍊成精卒

參汁斗

不待四出征兵擾動天下川蜀之亂可以不作矣今弃文龍于絕北委忠義于虎狼之口力盡而不救不資以器械衣糧使之坐斃以聽奴所魚肉以爲養與報仇佐奴酋而致疾于我也豈不哀哉豈不惜哉夫舍殘遼必死之精卒不收以爲川而遠募天下以致亂弃奇策有效之文龍不救而偏信一籌莫展之紹勳後口三方並攻而索兵索餉無時可成不如存立文龍一軍即成眼前三方之策舍有用錄無功孤忠義輔殘賊不顧天下安危但局于一已好惡如此不已 臣恐天下亂盡尚不能越三岔河一步而社稷已危也 臣愚無識誠見邊事危急而沮絕忠義坐失

干城內自賊而遺禽于奴深爲失策如不避狂瞽言之伏

乞

陛下嚴勅經撫諸臣消融成心亟圖救援或飛一詔募慣

海兵即所在拜文龍爲大將錄其民之有功者次第陞遷

仍

勅梁之垣當冒險由陸將所賚銀兩宣諭

朝廷　德意遍加

賜賚使益感激立功早收全遼不至幷壞天下則

社稷幸甚天下幸甚

兵部議復薊門守禦

自有遼難以來，二路精銳抽調幾空，虜幸而不逞耳，倘窺我無備，則興戎之變，實有可憂，不止遼左烽火之相照也。蓋原額伍之兵，抽而不補，額糧日廢，而況老弱者又大半居中，虛冒者且影占無算，延袤千里，其誰禦之，合查原調名數，陣亡者盡議給優卹，不得久占名糧，見在冊者，另給騎家，所懸名缺，悉行召補，而時以簡練之法，每路比試，上者食對糧，爲選鋒，次爲守兵，又次爲雜兵，分別等第，以行賞罰，而即用爲將領之差，有關臣之京察在，又誰不犂然樂乎。南兵乘障，正爲人非土著，則台堡即其家業，戍守即其生涯，故斥堠當謹，虜之動靜時存目中，久而漸非其初矣。應如舊制，名列南營者，不許下臺，應役仍用南將統之，使將與兵習，兵與虜習，邊疆之上，必有復覩觀戚將軍之舊者。至于偏將，毋以鑽刺而希陞遷，毋以囊橐而謀更調，毋以皮面而託遜虛，人既相習爲通融，彼亦復多方爲營窟，雖事之瑣微，獨薊門爲然，雅意整飭，不能不藉于塞上之當事者也。

經略熊廷弼又奏不和非關節制，奉

聖旨遼事既委經略，但悉心擔當，盡心料理，誰能阻撓，近

經會議奏旨有以戰守機宜聽卿自酌從來中外事只恐
中制今却紛紛責朝廷遥斷咎將詿誤據奏與巡撫嘗必
不相合封疆大事豈容彼此爭言再致敗壞着兵部差堂
上官一員該科官一員往諭朕意如再有抗違不遵的着
分別明白指實參來議處不得含糊了事其道將等官有
規避交搆不肯實心任事的都着會同巡按官指實參治
作速去